

軍後錄

林淡秋著

3

新文艺出版社

业 余 漫 笔

林 淡 秋 著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 1958 •

业 余 漫 笔

林 淡 秋 著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书号 1678

开本 850×1156 耗 1/32 印张 4 1/2 字数 96,000

1958年5月第1版

195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定价 (6) 0.46 元

目 次

北京書簡·····	1
“危險的信号”·····	5
幽默种种·····	10
祝福·····	15
生活就是斗争·····	19
革命英雄主义的榜样·····	24
讀《保卫延安》·····	29
新人群众·····	35
釋“奇聞”·····	39
共产主义的曙光·····	44
“黄色”科学家的悲剧·····	50
《乡村医生》·····	54
除旧漫笔·····	59
一九五五年的春天·····	65
讀《三里灣》·····	71
《哈森与加米拉》·····	75
真和美·····	79
批評性小品文試談·····	83
列車奔馳·····	93
走馬看花·····	100

百花齐放中的散文小品·····	109
讀报随感·····	115
党性和人性·····	120
领导和监督·····	122
辟“才与德”·····	125
說“狠”·····	128
真人实事·····	130

北 京 書 簡

新中国第一个新年已在眼前了，我想說一說自己对新首都北京的印象，算是新年的賀禮吧。

二十多年前的北京，在魯迅先生的笔下，是“活埋庵”的世界：滿車子“祖傳”、“老例”、“國粹”一类的垃圾倒在路上，把所有的人家都活埋了。后来換了朝代，又加上一些新垃圾：“新生活运动”、“攘外必先安內”論、“买来的日本貨就是國貨”論、“有奶便是娘”主义、“美国生活方式”等等。人总是爱惜自己性命的，一旦发觉被活埋，只要还有力量，当然要掙扎，反抗，呼号，喚醒尚在“庵”中睡覺的同胞們。然而“活埋庵”的建造者們却被激怒了，笔鋒刀鋒并進齊下，馬路上便出現了血淋淋的死尸……。

我所以先提这些往事，那理由是簡單的。一方面表示我还有記性，另一方面也說明我是以怎样的心情来献給你們这份“新年的賀禮”的。几年前，苏北一个同志写信告訴我：“我現在发見了一个真理：人生最快乐的时候，便是战胜敌人的时候！”你們懂得我的意思了吧？

北京，我說現在的北京，是中国人民的首都，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但要真正知道这一点，还需要細看細想哩。

自然，粗粗一看，也可以看出新北京的新来，看出人民首都的人民性来。別的不說，就是逛故宮，看古迹吧，也不是可以看出新东西来嗎？例如絞死李大釗同志的絞架，过去是否也放在那

里呢，我不知道。即使也放在那里吧，但你能看见今天这样的说明吗？你能在“李大钊”三个字下边看见“同志”两个字吗？可见即使古迹也在发挥新作用了。

然而最好还是细看，细想。没有思想的眼睛大都是近视眼，往往看不远，看不深。这样的眼睛看了天安门二十万人的大会，也许以为不过看了一个二十万人的大会罢了。也许以为热烈是热烈的，但标语口号不能当饭吃，大小旗子不能当衣穿，归根结蒂，也不过热烈而已，不一定看得见这“热烈”的真正根蒂。

然而真正的根蒂确乎是存在的。

一个在这大会上喊口号喊哑了嗓子的大学生亲口用哑嗓子告诉我：“看见自己飞机在天空飞，我是多么兴奋呀，乐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但他自然不能天天看飞机，喊口号，他还要学习，还要工作。不久以后，我就看见他杂在几千个青年学生中进行星期日半日义务劳动，开辟“林荫大道”的路基。几千双年青的手脚一齐忙碌起来，那热烈委实不在群众大会之下。而且既云义务，当然也不能赚饭吃，赚衣穿；可是从东单到王府井一带堆积如山的垃圾却被清除得干干净净了，路基开辟好了，几乎被“活埋”了半截的许多房子都恢复了全部的生机。难道这也不过“热烈”而已吗？

不久以前，我跟着港澳工会代表们参观了石景山钢铁厂，参加了热烈的欢迎会，但那热烈也不仅仅存在于欢迎会上。证据呢，有该厂职工自己办的职工小报在，有职工小报上工人自己写的长诗在，摘录两节来看看吧：

过去我们被人叫做“臭工人”，
被人鄙视，被人下看。

現在我們了解了：
劳动是社会財富的創造者，
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
它的崗位最光荣！

因此，在生产上，
我們便以新姿态出現。
为了減輕成本，
赶修篩选場的大漏斗，
連夜加工，
比解放前的效率
提高到三倍半！
建造輕油精煉厂，
我們在竞赛热潮中
提前一个月完工！

这虽是“不久以前”的事，但到底也有个把月了。現在怎样呢？今天报上不是說該厂一号爐創造了十多年来惊人的新紀錄，每日煉鉄三百三十吨嗎？

所以看新北京，看新中国，應該从会場看到工場，看到战場，看出“热烈”的根，“热烈”的源——这就是解放后的人民的无限活力，它到处能开花結子，能奔騰澎湃。新北京的希望，新中国的前途，便在这里！

自然，現在的北京，正如解放不久的全中国，还不是十全十美的理想世界。刮风时馬路上还有扑面的尘灰，下雨时胡同里还有爛泥漿，而軍政人員和一般人民的生活也远不如理想。但

你要求初升的朝阳馬上放出中午的光和热嗎？那正是魯迅先生在“活埋庵”时代所諷刺的思想呀：“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賢、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要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便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給我（！）更多好处，就万万不要动！……”

这种思想，至少我还没有听到过。时代到底不同了。

可是另一种思想，我却时常听到的：北京是好的，好在哪里？好在說不出的幽閑、沉靜，好在能在靜夜的院子里听到胡同里叫卖冰糖葫蘆的声音。这是旧感情、旧趣味的遺囑，是旧北京的尾声！其实，我到这里三四个月了，却从未体味到这种“好”处哩。北京有了更好的声音了。

不过即使听到这种思想，也并不觉得怎样不舒服，因为我知道它的寿命大概也不会很長了。

1949年12月28日

“危險的信号”

一

在一月二十二日的联合国政治委员会會議上，美国代表奧斯汀要求“立即行动”，企图强迫政委会立刻通过所謂美国提案：宣布我国为“侵略者”，并加以“制裁”。但政委会还是以多数票通过了印度的提案：休会研究我国解决朝鮮問題的建議，使奧斯汀气得面紅耳赤。

《華盛頓每日郵報》的社論說，这是美国的“奇耻大辱”，英、法、加等国“忘恩負义”，“英美友誼难于承認了”。然而“美国人士”又对这种說法加以反駁，說深信美国的政策終会得到絕大多数的支持。其实，即使“得到絕大多数的支持”，宣布中国为“侵略者”，又怎么样呢？宣布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侵略”朝鮮的“侵略者”，而且公然对她进行武装侵略——这不是“得到絕大多数支持”的美国政策嗎？可是結果如何呢？是英、法、加等国“忘恩負义”，使美国受到“奇耻大辱”！

教訓應該說是深刻的。

然而美帝国主义还要用压力来重新得到“絕大多数的支持”，支持扩大侵略战争的美国政策。扩大侵略战争的第一步，就是“守住一个陣地”，同时又用联合国名义宣布中国为“侵略者”。既能守住一个陣地，又有反侵略的美名，这是何等美妙的夢！

然而事实总是跟“美国政策”开玩笑：你尽管打你的如意算盘，我偏要给你一个不如意。想想看，就从侵占汉城以后算起，你们到底打过几次如意算盘？第一次是：一举而占领朝鲜全境，于是“敌人在哪里，便打到哪里”，管你什么中国，什么苏联！第二次的口气小得多了：划鸭绿江南北一定地带为缓冲区。仅仅要中国牺牲“一定地带”，客气得很。第三次更客气了：在鸭绿江以南划一个二、三十里的缓冲区。第四次呢，简直客气到不能再客气了：希望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三八线附近停火，不要碰他们的“新防线”或什么“神秘防线”。现在是打第五次如意算盘了：仅仅守住一个阵地！

守住一个阵地，当然比“敌人在哪里，便打到哪里”或守住三八线容易得多，但照目前情况看来，要实现这个如意算盘，非但“困难”，而且危险。目前的战场好象是比较平静的，但据说这是暴风雨前的平静。那么麦克阿瑟们将如何应付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呢？增援吧，据美联社一月十三日电称，杜鲁门已经通知麦克阿瑟：不要指望任何美国的增援。那么只好靠原有部队“鼓足勇气”守住一个阵地了，可是你看：“美国士兵对这次朝鲜战争感到很恼怒。他们恼怒的对象是政客。……这些大兵们说：‘等我们回国以后再算账，这些政客！他们坐在家里说：我们决不离开朝鲜。为什么他们不到这里来说如何如何呢？’他们认为有人为了‘顾面子’，正在把他们当作牺牲品。他们不愿意被人蒙住眼睛。……”（合众社一月十八日电）

听见吗，打如意算盘的？借用杜鲁门的话，这是怎样“危险的信号”啊！

二

“危險的信号”还多得很。

举例来说，到欧洲作“打气旅行”的艾森豪威尔，不是到处碰到使他“泄气”的信号嗎？西欧各国统治集团的吞吞吐吐，若即若离，已经使艾克先生聞到“危險”的气息了，何况各国人民到处示威抗議，要他“滾回美国去”！

最大的一个信号，发生于艾森豪威尔結束了“西欧之行”的时候，发生于他的总部所在地巴黎。这位“統帥”一到巴黎，便碰到五十万人大示威：“我們要和平！”“我們不愿替你們作战！我們不贊成重新武裝德国！”急得法国普利文政府手忙脚乱，調动一师多軍警来“执行任务”，有两千五百人被捕。据《巴黎新聞》称，法国政府事前下令严禁示威，說参加示威者將被解雇和控訴，甚至适用于“鼓动暴动”罪的空白傳票都准备好了。可是“工人階級的团体毫不介意这些威吓，仍要保持今天黄昏举行示威的决定”。正如艾森豪威尔所感叹的，西欧統治集团真是“有心无力”！

西欧統治集团的无力，証明了西欧人民的有力。西欧統治集团的搖摆不定，反映了西欧人民不可动摇的反侵略决心和信心。“危險的信号”便在这里！

《印度时报》說：“甚至对西欧重整軍备最热心的鼓吹者也不得不承認：沒有全体人民的全心全意的支持，任何防御（！）措施都不会搞成功的。然而法意两国（岂止法意两国！）人民的广大阶层——包括很多主要工业部門的工人在內——都反对重新武裝。經濟上的种种困难更加巨大了。……”該报認為：除非西欧

考虑到这种种矛盾，它的“防御”政策便是不现实的。其实，西欧何尝没有考虑到这种种矛盾呢？问题在于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大家看见：杜鲁门主义和馬歇尔计划，以及艾森豪威尔的“打气旅行”，都非但没有解决这些矛盾，而且大大扩大和加深了西欧统治集团与人民之间的鸿沟，就是大大扩大和加深了“这种种矛盾”。而普利文們又妄图用镇压、逮捕、解雇、控訴、禁止国际民主团体活动等罪恶手段，来解决“这种种矛盾”。結果如何，是不难預卜的。如果英法政府不改变其反人民的政策，停止扮演帮凶的角色，跟人民一起坚决反对重新武装德国，跟人民一起高呼“艾森豪威尔滚回美国去！”，那么矛盾非但不能解决，而且一定要繼續扩大、加深，直到“危险的信号”所預示的暴风雨的总爆发。这才是真正解决“这种种矛盾”的时机！

三

然而白宮的主人們并不把“危险的信号”放在眼里。艾森豪威尔刚刚离开德国的法蘭克福的时候，“杜勒斯使团”又到了日本的东京。任务是相同的：“調查”和“打气”。目的是相同的：重新武装过去的“敌人”。因此“会晤”的对象也是类似的：納粹軍人和“被整肃的日本人”。

艾克先生对西德的阿登納說：“我現在才知道納粹正規軍与希特勒之間有真正的区别。”因此他在这里所見所聞，都給他以“快慰的印象”。因此他希望有十五万德国人編入他的軍隊。杜勒斯呢，据日本大藏省財務官渡边氏說，要跟“被整肃的日本人”会晤。我們不知道会晤的結果如何，也不知道杜勒斯希望多少日本人編入麦克阿瑟的軍隊，但有一点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被整

肃的日本人給杜勒斯的印象是“快慰”的，正如納粹正規軍給艾森豪威尔以“快慰的印象”一样。

其实，在“会唔”之前，杜勒斯應該感到相当“快慰”了。据国民党中央社一月十七日訊，在过去六个半月里，日本的工业已經密切配合来支持侵朝战争。日本的人力为侵略軍搬运补給品至前方，日本的船舶为美国运输部队及給养至朝鮮，日本的船塢为侵略軍修理损坏的船只。截至去年十一月十日为止，日本工业已經供給在朝鮮的侵略軍总值一亿六千零六十三万七千美金的补給和劳力。然而杜勒斯們还不满足，因为仅仅“补給和劳力”还不能帮助侵略軍“守住一个陣地”，他們更需要炮灰！

炮灰的热中者們啊，你們不要“快慰”得太早了！不要“低估”德国和日本人民的力量，不要高估这样搜集来的“炮灰”的作用，不要輕視“危险的信号”！你們看看电通社一月二十六日的电訊吧：

……美国特务所进行的調查透露：在最近一个时期，朝鮮前綫的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其他帮凶軍队的士气，都更为衰退。整营整营地拒絕服从司令部命令的事情，层出不穷。除了自己弄伤自己或假装患病，以避免作战外，对美国司令部的批評已經增多，开小差的事件也增多了。麦克阿瑟报告說：最近到达朝鮮的部队对朝鮮民主分子“感染了同情心”，反美情緒非常明显。

那么，即使搜集到五十万、五百万，也未必能“守住一个陣地”，何况連十五万也不过是艾森豪威尔的“希望”呢！“快慰的印象”嗎？等着瞧吧！

1951年2月

幽 默 种 种

一

本月十三日报載：在朝鮮的美英等国侵略軍繼“吃惊病”之后，正患着一种新傳染病：“逃跑狂”。

路透社記者范倫汀从戰場发出一条電訊，对这“逃跑狂”有出色的描写。据說侵略軍士兵已經听慣了中国人民志愿軍的炮声和軍号声，对于“打背包”这个詞儿，过于敏感了。只要班長把头伸进帳篷里，喊一声“打背包”，士兵們便知道要做什么，能够在几秒鐘內把逃跑的一切准备工作做好，用不着一套复杂的行动命令。他們对这个詞儿是那样敏感，甚至“无意之中听到一些无意义的談話，也好象每一句話里都包含着这个可怕的詞儿。每一个急急忙忙的軍官和士兵，看起来都急忙跑到他的帳篷里去打背包似的。这种心理是有傳染性的”。因此据說这个詞儿已成為“联合国在朝鮮軍事失敗的幽默的象征”。

为了証明这个象征的幽默，范倫汀还告訴我們“一个典型的故事”：一个英国下級軍官因軍用酒吧間挤滿了上級軍官而走不进去，就用“打背包！”的喊声打开一条路，可是結果不但高級軍官紛紛逃走，連酒吧間本身也吓走了（軍用酒吧間可以拆卸的）。这确实是很“幽默”的，然而比这更幽默的还是范倫汀的最后几句话：“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題目，以后还要写。但在此刻却不

可能再写了，因为那句话又来了——‘打背包！’”

这篇“幽默”的报道，对于不敢把真实情况告诉美国人民的杜魯門、麦克阿瑟之流的谈话和公报，真是尖刻的讽刺！那个“典型的故事”深刻地说明了侵略军的士气崩溃到怎样“不可收拾”的地步！

記得美国侵略軍初到朝鮮戰場的时候，美国某議員听到朝鮮人民軍反击美軍的消息，吃惊得目瞪口呆，說人民軍一定不知道这是美国軍隊。他主張赶快派飞机到戰場散傳單，告訴北朝鮮人：这是美国軍隊呀。而在去年十二月底，一个美国軍官也回忆道：“当时我們真的相信，只要我們站起来，讓北朝鮮軍隊看看我們的‘美軍制服’，他們就会掉轉身子，回到三八綫那一边去。”可是事实剛剛相反，穿“美軍制服”的一看見朝鮮人民軍的制服，就要患“吃惊病”，而到了今天，連“掉轉身子”也掉得那样慌張，慌張到只要班長喊一声“打背包！”，大家在几秒鐘之內便拆了帳篷，开动車輛，逃跑了！报道那个軍官的回忆的美联社記者包义尔說：“我們低估了当时北朝鮮軍隊胜利地跟一支只相信机器力量的美国軍隊作战的能力。……那么我們为什么又低估更加老于战陣的中国軍隊进行長期战争的能力呢？”可是美国文武首腦們偏要“低估”中、朝两国人民的“能力”，結果便出現了那样“幽默的象征”。

二

然而岂止“幽默的象征”！

声明“以后还要写”的范倫汀，果然在本月十四日又发出了一篇电讯，写的是那个“很有趣味的題目”的另一面——苦悶的

象征。“这里的每一个人这些天来似乎都感到苦闷。那些担负最重责任的将级军官们，都保持着苦乐不以为意的沉默。仅仅从下级军官的口中偶然发出不满的怨言。”他要大家“听听士兵们的话”，可是人们已经听腻了。我们感到新鲜的是那些士兵“发泄闷气”的“开玩笑”——一种根据“简单规则”的“游戏”。据说游戏的内容大都如下：士兵某甲说，他的吉普车不能开动，因为发动机冰冷了。士兵乙说，这完全不算一回事，连他的吉普车的汽油供应体系都冰冻得帮帮硬。士兵甲又说，他不仅也碰到同样的情形，而且他预备的汽油罐也被冻结了。这样“游戏”下去，不到几分钟工夫，据说这两位士兵在心理上就把从费城到釜山的整个陆军供应体系都冻结了。范伦汀说，对于向你发牢骚的人，只有两种防御办法：一种是马上用牢骚回敬对方，而且声音要大。另一种办法是一个美国下士发明的，正在流行。这就是在自己的吉普车上贴一张招贴，上边写着：“朋友，你觉得苦惱嗎？听听我的吧！”这样就不会有人来麻烦你了。这是先发制人的防御方法。

范伦汀的这篇报道，正如他的前一篇报道一样，相当深刻地反映了侵略军士兵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据范伦汀说，是有感染性的，连他这位反动的英国记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无害的非军事人员”——也被“感染”了。而这一“感染”马上给他带来了倒霉的命运。看看国际社十四日从第八军总部发出来的电讯吧：“驻朝鲜英国记者范伦汀，因撰写关于美军士兵发牢骚的特写，被扣押十二小时后，今日实际上被逐出了美军第一兵团防地。”

范伦汀呀范伦汀，你“以后还要写”吗？那么除了“打背包”这个简单的词儿以外，还要注意另一个同样简单的词儿，那就是